

施愚山全集

第一函
十五册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卷之二十五

禱著 頌 露布 說 議 銘 贊

仁壽頌

斗維表瑞沙麓毓靈應符協運聖善篤生紫氣屬天黃雲覆庭正位璇宮體撰坤
寧魏巍烈祖是毘是輔媯汭嬭虞塗山贊禹仁洽朔方化行東土曰維是時嚳妃
堯母母儀萬國誕育聖子底定方夏混一文軌徽音遐扇謳歌四起曰維是時商
嬖姬如天作壽母再翼我 皇內總陰教外綏遐荒邁隆炎漢儷盛陶唐曰維於
今太任太姜厯勤皇家三世有耀淑慎其儀重疊顯號春溫秋肅克矜嘖笑九嬭
是師六宮式效慈逮窮簷頻沛懿詔謂兵猶火民鮮寧宇母屠母掠務予安堵

皇帝曰俞廷誠方虎惟敵是求綏我士女歲比洊飢尤厯軫憐活我遺子母俾播
遷 皇帝曰俞廷簡能員輸金發帑動地呼天謂古明良股肱元首任賢則逸母
拒苦口 皇帝曰俞廷召左右為余旁求搜巖剔藪庶政畢舉慈孝交孚鑿旖前
發屬車後趨被於靈泉宣和達愉共美游豫敬恭匪倦玩絕珠璫御惟緹練持盈
履貞去奢即儉慎終如始疊承天眷天眷有德福此黃耆恩洽天潢禮加勛舊居

同星共載侔地厚 皇帝祝釐陳詞進酒睿薄天葩蒸雲燦斗表正八埏慶祝三
后馬鄧竇曹瞠乎其後億萬斯年咸歌仁壽

平湖湘頌

皇帝一十有八載羽書夜奏收復岳州廷臣畢賀中外懽呼茲蓋我 皇上勝畧
無前雄圖式廓虞干再舞湯網宏開用能仁育羣生義征不諛三苗既已革面六
詔行且向風而况下瀨之船蔽江浴鐵之騎動地風行電掃拉朽摧枯橫戈叩笮
之區飲馬昆明之浦東南底定嶺徼救寧陟名嶽以告成鞏皇圖於永固猗歟盛
哉臣才慚斷木學類雕蟲固不足以形容休烈發揚膚功竊慕韓愈之歌元和守
道之美慶曆不勝忭躍爰執筆而獻頌曰

於維我 皇受天顯命率土內外罔不臣順歲紀在丑逆藩造釁恃險忘恭憑遐
作橫脅我疆臣盜我邊郡背德孤恩敷天共憤逆悖而顛實自且乘明祚既移
皇清代運維我 世祖驅氛掃祲文德內洽武功外奮鉗徒餓隸咸供使任於時
逆桂率先來覲願効馳驅左右鞭鐙錄其微勞授以兵柄西顧滇黔孽牙未靖
帝收爪牙曰汝往鎮爵賞汝專刑殺汝令錫之茅土聯以姻親寵福而驕任重莫

稱心誓是託化為梟獍囊血仰射於天曷病瘳狗自狂堯其能禁 皇帝曰嘻汝
逆太甚乃誓六師剪彼毒彘斷棧塞嶺逼其逸進一旅荆門兼制襄鄧長沙岳陽
為蜀門徑賊所憑依依山阻浸先拔巴陵後可乘勝舳艫雲屯緣湖置陣戈鋌霜
揮礮火雷震賊飢且疲我氣方盛一戰盡殲羸弱半賸降幡夜懸晨出輿櫬門戶
既傾巢穴自困露布星馳懼騰遠近孰突孰守孰分孰併孰闕其堅孰睨其豐廟
謨夙裕料敵如鏡維茲克捷一稟 宸訓 皇帝曰嗟武不可竟元克既殄脅從
罔問矧彼軍士誰非兆姓哀此兆姓如墮於甯束身來歸禍福轉瞬 皇帝在御
聰明仁聖繼禹之道沛湯之政祇事 兩宮克殫孝敬宵旰靡寧恭儉表正體一
法三就將日慎師濟盈庭旁求賢俊寸長必庸微眚勿擯丕承洪基聿昭今聞濟
負蔡強曦恃蜀勁卒就砧斧二豎灰燼嗟彼游魂金魚雙泳 皇帝來宣汝其敬
聽大能翻城細或送詢列爵叙賞吾不汝靳雍鹵且侯朱鮪捐忿如天垂仁皎日
明信賊徒悔罪爭先響應弄兵偷全初若飲醜繼聞恩言如醉方醒解網投戈指
日底定伏箒竄莽慎毋再競赫聲濯靈皇威四振萬國咸寧一人有慶敢作歌詩
蹈舞以進

擬平滇黔露布

伏聞皇威有赫爰誓師以討不庭廟算無遺用決勝而誅後至我國家宅中以臨萬國秉圭以禮百神匝宇歸心環區飲化是以反踵穿胸之俗奉正朔以來王雕題漆齒之倫爭重譯而款塞彼一夫乃敢作難則九伐在所必張逆賊某者技同雀鼠心類豺狼緣失勢於勝朝始効命於真主我世祖章皇帝已容海岳函蓋乾坤徒以指臂之勞錄任心膂之寄直茅裂土眷篤懿親降主館甥恩聯戚晚甚且除官逞臆武安無不遂之求藉餉漁金曲逆邀莫問之典方圖收效於犬馬故使寵絕於臣僚詎料養恩深反張牙以吠主梟雄日甚遂囊血以射天致蒼梧貴竹之區咸遭焚溺自巴陵洞庭之險尚稽掃除九服沸騰萬邦憤怒彼謂阻兵絕域井底蛙可逋霧誅憑勢諸蠻穴中鼠足拒勅敵殊不知天網之大雖至遠而畢收王者之師本無征而不克唯我皇上應五乘乾登三紹統德崇恭儉政尚威明師行六年而民不加賦折衝萬里而武必修文每待旦以枕戈誓滅此而朝食猶謂弄兵皆我赤子曲示招徠且許納款不靳王侯廣開恩信兼行剿撫之策深憐玉石之焚臣等上稟睿謀遙憑神武一舉而八閩革面再舉而五嶺投戈勢

類土崩危將瓦解昨者 皇天厭亂首逆自殲雖未快於燃脂亦戮同於授首乃
猶豕突荆峽鷓張岳陽於是親王與宿將坐篝火如燭照而數計禁旅及諸師交
奮颯然雨驟而風馳四面合圍百道俱進扼長沙之隘絕其餉道據君山之勝奮
我戈船譬猶率貔虎而碎孤豚舉崑崙而壓遺卵鼙鼓雷震鯨鯢賊而逃奔霜刃
山摧蛇豕望而遠遁鳥驚魚潰洞壘穿城積骨等於巴丘漂血殷乎湘水賊等計
窮力屈面縛來降顧門戶之既傾蕩巢穴以在即矧部曲皆已離心身中將為敵
國一日而告三捷若俯身而拾遺決旬而收列城遂前驅而無對彼呂嘉威行於
嶺嶠終為下瀨之所擒吳曦雄據於巴川難保劍門之不破嗟跳梁之日蹙知剪
滅之可期將士同心樹衡峯以赤幟 朝廷有慶越邛笮如康衢揚伏波之威勒
名銅柱乘破竹之勢飲馬昆明臣等不禁懼忭慶快之至謹露布以聞

河圖洛書說

道渾渾而無形也而或見諸象象蹟而不可紀也而或該之以數象數既形而道
存乎其中故道之大原出乎天而天不能秘道散見乎物又或假物之尤異者以
呈象數而聖人者仰觀俯察遠取近思於是河圖洛書之說著焉其事至神奇其

理則至平也何也天地之道盡乎陰陽有陰陽則有奇偶有奇偶則有相生相代錯綜變化循環於不已皆天地自然之數也自河出圖而兩儀四象八卦之象皆出其中故庖羲因之作易自洛出書而範之初一以至次九之數悉出其中故神禹因之叙疇其理皆以數見數有多寡之不同理未嘗不一也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似異矣而自一六以至五十其相配則無不同圖之生成同方書之奇偶異位似異矣而同方者分內外異位者同比肩則無不同圖得數之全書得數之九似異矣然圖之有十以五得五而為十初未嘗有十也書雖無十而一九二八之對皆含十亦未嘗無十也天地之數皆五而圖書皆以五居中其文之所謂七前六後戴九履一者環繞於其外則陰陽奇偶配合以生成南北東西運行以參互者位次若有定而變化無終窮其數皆始於五之居中也虛五之中即太極也圖主生數其中五即具五生數之象書主奇數其中五即具五奇數之象則所謂五十有五與四十有五者皆具乎五數之中雖書之為數似縮其十然河圖而虛其十即為書之四十有五洛書而積五與十即為圖之五十有五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即範之五行範之九疇之目又即河圖之總數也

數之盈乏或殊虛其中之十五與五則陰陽又各得二十而均也劉歆所謂河洛圖書相經緯八卦九章相表裏者是也宋儒辨之尤詳至九峯蔡氏謂圖經四聖而象已著乾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覃思極變作範數八十一章而其義理彈盡雖更僕不能數也安俟一一而剴說之哉歐陽氏又起而疑之則吾所不敢知也要之陰陽一理乾坤一畫義不待洛書而畫易禹不祖河圖而行疇程子以謂即無圖書八卦亦須作蓋言天地陰陽之理已具於聖人之心也若夫易範既成則其通變化而行鬼神者昭然若日星即不言圖書亦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

朱陸異同畧

朱陸之立教不同其同歸於性學一也其歸既同而不能無異者同源而異流其從入之門徑然也道原於天維皇降衷於民厥有恒性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而率性為道性不麗於空虛修道以教教必兼乎人事凡古聖賢所為垂世立教者皆修道以復性之事也夫子無行不與而罕言性與天道豈不樂與人以最上哉天下上智少而中人多其教以文行忠信言惟詩書執禮使之循循下學由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上之可至於聖次之不失為賢層積既久一旦渙然冰釋有不自

知其然者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可以躡等而頓入也陸子以不世出之豪傑獨為直捷簡易之說以為直見此心萬理皆備千聖悉同無俟乎外求旁鶩兼容并包致者致此格者格此克塞天地而不懼橫亘宇宙而無窮此其說與夫子之一貫孟子之收放心誠有同原非陸子創論也然直舉本體屏絕詁訓遂以講學為異端以鑽研六經為故紙以學問思辨為支離克其說遂將焚六經罷講習相尋於閉目冥心之地而後止則其說亦太甚矣朱之說自博而反約由下以達上所謂自明誠者也陸之學即約以該博即心以具理所謂自誠明者也由朱之說致知格物豈其馳騫廣覽而不求諸心者乎陸子即從而矯之其能高談性命塞聰蔽明廢書不觀乎吾又知其不然也吳州廬嘗辨尊德性道問學矣夫不尊德性所學何事不道問學德性又安在二賢之教未嘗不相成而卒於相反互相訾詬其徒又加厲焉黨甚洛蜀戰等玄黃則亦學者之過也陸子與朱子辨太極不相下或以諫陸陸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蓋言道無我見也朱子遺陸書云邇來頗覺向來支離之病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又曰南渡以來理會着實工夫者吾與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未

可輕議也然則朱陸二子殆已泯其異同矣又奚俟乎後人沿波修鱗苦操同室之戈也或曰朱陸之異久矣王文成亦嘗宗陸而闢朱而子乃比而同之可乎曰異即不必諱也亦不害其為同以顏曾由賜同出於夫子之門所得不無小異要不謬於聖人夫子不云乎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程子所謂識得此仁以誠敬守之不俟防檢推索李延平教人觀未發氣象蓋已直露最上一著陸子之意以為先立其大則吾目自明吾耳自聰大指亦與程李相同而偏執其說或流於無忌憚之小人又非陸之本指也朱子憂其然也故表明六經折衷諸儒之說枝分節解不能無小得失而使學者有所依據外之有物有則終於無聲無臭由思孟以及周程之言至是集其大成文清薛氏有言曰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蓋其度越朱子者眎陸氏宏遠矣

請復四氏學科場恩例議

伏見科場條約四氏學諸生卷號另編耳字額中孔裔一名不言及三氏本朝十有四年凡四科並止中孔裔一名其三氏有中者折號悉置副榜三氏不能平以為前朝恩例優崇聖裔特設四氏學編耳字號從聖傍也顏復聖思述聖曾宗

聖孟亞聖得以聖概之也故歷科孔顏遞中未嘗禁錮三氏今條約改聖裔為孔裔而三氏遂不得中式又仍編入耳字號是禁錮且不得與它氏等請查復孔顏並中之例不拘定孔氏或顏曾孟三氏另編一號額中一人以示優異或徑削去三氏耳字號俾與齊民同進取言甚激切閔章上之監臨御史繆公謂是不可不入告會是年丁酉秋中式耳字一卷拆號則顏光敏也主者愕然謂與額中孔裔例不合因取副榜第四名孔興炘易之而置顏光敏為副御史繆公疏議更例如三氏所請中有一二未盡者閔章復為建議一曰孔裔中式一人之額當廣也歷朝崇重至聖自唐宋迄明高第疊跡具見闕里曲阜兩志明末鄉試孔氏無舉者天啟元年臺臣李日宣始疏請四氏學另設耳字以便檢閱於省額外加中一人奉有不必拘定一人致滋多礙之旨是編耳字者所以防脫科未嘗限定一人也世之大家巨族或編戶崛起父子兄弟一科並登者甚衆今天下萬世皆誦法孔氏其子孫登進例限以一人豈不得與大家巨族編戶崛起者比並邪國
家崇重衍聖公及博士恩禮有如何獨靳於鄉薦應於耳字號額中孔裔一名以防脫科其有他卷中式者不為裁抑則孔氏無遺才矣一曰三氏阻抑之例宜破

也四氏並稱本無去取今曾氏孟氏中衰並寥寥數人顏氏諸生尚數十人使孔氏司衡伯魚與顏淵就試孔子必不以伯魚先顏淵棄顏氏已中者以尊孔子非尊孔子之道科目不廢當暗中摹索於孔顏無辨俟他日三氏繁衍或別置一號每科中一人如孔氏例不為濫若限孔氏以一人屏三氏不錄或不論孔顏曾孟例止中一人恐又或遺孔氏均非推崇聖裔廣厲學宮至意伏惟垂采擇焉謹議

脩史議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覲也左氏之後史漢並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魏晉以還唯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代史差為近古然壽之短諸葛也比於雪怨而索求見詆抑又甚焉歐陽不為韓通立傳蘇公亦嘗譏之夫歲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徵實則有目睫之虞矯誣則有人鬼之譴故以昌黎之才亦遜謝不遑史固難言哉我 皇上天授竇聰祖經禰傳既脩 皇清玉牒實錄又纂輯四書講義皇輿考人物考諸書文治丕茂又將有事明史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傳後誠盛舉也且勝國諸史未有不成於後王者遠不具論宋金遼三史元臣脫脫總其事而元史之成則宋

濂王禕為之今 國家膺圖秉錄三十年餘矣明史廢而不脩後將何稽推而論之其難有八一日考據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梁陳二書父子繼成蓋創始者難為功因舊者易為力也明史如大政紀吾學編憲章錄諸書皆起自洪永訖於萬曆啟禎二朝信史闕然此考據之難也二曰裁判馬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非固詳而遷畧而多寡懸殊唐書修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按明二百七十年紀表傳志動須累尺繁則蕪雜畧虞挂漏此裁判之難也三曰核實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有疑必闕古聖所稱前朝載藉佚於兵燹而子孫志傳類多曲筆鑒定衡平吾斯未信此核實之難也四曰定論議禮則予張桂而絀楊羅講學則禰紫陽而祧新建百喙爭鳴幾成聚訟尤可異者楊左崔鄭黑白較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定論之難也五曰門戶甘陵之部分自清流蜀洛之黨成於賢哲明季門戶清濁判然事異往昔然張湯以後賢不入酷吏寒暑筆端古今同歎此門戶之難也六曰牽制古人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後此分曹共局是非扞牾議論盡起腐毫輟翰相持不下此牽制之難也七曰忌諱事涉本朝崔鴻匿書不出因避唐諱百藥

甘受世譏蓋文字常伏危機吹毛動成大戾彼亡虞之佐或以興秦吠堯之犬本以忠桀棄則失真著恐觸忌此忌諱之難也八日程限班掾承其父彪端緒積思二十餘年猶待女弟昭以卒業宋祁出守成都許以唐書自隨蓋以事在千古非可取辦歲月也若急就之章繩以八法疾行之步律以采齊當不然矣此程限之難也要以作之者數人議之者千萬人嫻詞賦者乏史裁善記問者短筆札工摺拾者罕定識嚴綜核者少持平所謂擅三長而去五失蓋難之難者也

禁橫山鑿煤議

陵陽山為郡治其遠在郡南而為之祖者曰橫山載諸郡乘萬曆十三年以其山產煤恐傷地脉立石禁勿取故牒具有也重利所在乍禁旋弛始猶剝股穿腋今挾喉鑿頂十餘年來災異疊告人文彫落當事之牧茲土者亦多失意去詢諸形家僉謂以鑿橫山故伐其本者枯其枝戕其祖父者憂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往者鄉先進湯沈諸公嘗昌言請禁今言者一而咻者百莫敢發聲惟湯氏之鼎言之焦唇敝舌說者遂謂其憂在祖墓非為郡脉也然則載諸郡乘禁之數十年前者豈一人之私為之哉山之有本支猶人之頂踵也易稱山澤通氣詩稱相其原隰

形家之說昭昭也吾儕生長聚族於斯郡謂橫山地脉不足恤是猶抉喉鑿頂而求其人之肢體無恙也豈不悖哉為今日計毋見利而忘害毋急私而昧公毋憚怫一二人之欲而遺一郡六邑之災是在吾郡士大夫昌言之當事之賢者力行之若曰緘口避怨偏袒市德則吾何敢

伊洛淵源墨說

程君正路有書畫癖因而癖墨嘗自言膠牘杵到煙遠樂勻按時氣節陰陽得墨家心法所製天關煤書畫墨既稱上乘馳聲四遠其品目多用古人格言又取太極河圖洛書及六經各引數字為名統目之曰伊洛淵源皆墨之至者其意獨在墨哉於乎子墨客卿功當受上賞世之用之者何其絕不愛重也使士大夫循名責實歸本道德不為異端邪說以壞學術不為綺語小詞以玷文章有一字而關人之死生則含毫以慎出入有一言而別人之賢否則輟翰以謹是非推之羽翼六經鼓吹百氏有可以析疑補闕者則抉微茫而定猶豫我不負墨墨亦許我是程子將以墨箴也吾聞新安之程皆宗墩皇為二程夫子系所自出正路殆稱引其家學者與銘曰

滔滔墨池江河何極疇采春華不忘秋實有斐客卿光照四國匪炫厥美亶純令
德是杼大文式玉式金周情孔思則殫爾心尼山匪高河洛匪深誰其用之一嗣
徽音

勸同志勿用壽字緞說

織金壽字緞不知作俑者近年士大夫生辰慶祝多用之其初惟胸背中有字今
通身壽字有百壽百二十之說官府甘貢設織坊工逐利不知其有妨名教也夫
既通身壽字則一半壓在下體在婦人尤為穢褻甚至用作睡褥鑲嵌護膝滿襪
試思僧道捧經必盥手焚香吾儒惜字戒褻物糊壁今凌賤倒置如此於心何安
烏得無罪余在豫章飲一前輩家見壽字椅褥拱立不敢坐主人悚然撤去且永
戒勿用真善補過者也天下蟲魚花鳥新奇奪目者多矣何必狎褻文字又聞

御府織造例有織金壽字惜無言路君子疏請禁免於必不可已或仍織成袍料
位置壽字在胸背肩項移用他處不得其餘通身壽字者一切停罷則緞式不廢
壽意可稍免罪戾矣昔楊百行身坐經文舉家病癩王氏敬惜字紙生子王曾為
宋名相封沂國公一字即等六經惜金亦為惜福凡官於蘇杭江甯嘉興織造之

地者留心戒飭不惟羽翼名教實所以衣被子孫也

夢愚堂銘

施子返自粵西載懼憂感除服北征宿於青州之官舍庭月皎然酒酣就睡若有見焉頎然而長黥然而黑長袖青衣袒胸跣足持半刺署愚山道人四字余詫問曰子何為者豈古之愚公邪其柳愚溪之苗裔耶將山鬼木客之無名者邪抑遊方之外不通姓名倨見士大夫者邪其人不對投刺而去覺而視之空庭無人月在高樹時順治乙未三月之望日也至京師以告侍讀學士龍眠方先生荅曰嘻殆子之前身也因呼余曰愚山子迄明年拜命督山東學抵青州駐節於斯開帙視郡志地故有愚公谷乃失笑曰向所夢者其斯人邪夫舉世巧宦過之以愚則無失足人情刻深與之以愚則無戒心惟口興戎守之以愚則沉默而不爭位高則危名盛則毀居之以愚則淡泊而無損至於幽憂之傷人思慮之耗精雕蟲之漓大道抑之以愚則頽焉浩焉而得所歸愚之義大矣哉余惟懼余之不克終愚也乃顏之曰夢愚堂銘曰愚為陋名哲人用恥人之所惡天之所喜夢邪覺邪神或予啟含醇抱朴將以沒齒